

目 录

引 子(1)

1988年开始筹划/幻想的年龄
20岁/第一篇小说写内蒙/实际准备/成吉思汗的告诫/我的大体路线/出发日

草原6月,嫩绿的摇篮(4)

相识在草原之路/摔跤胜负毡房前/转场,草原上一串白勒勒车/3
骑去外蒙/放牧情怀绿草间/草原婚礼/破了蒙人规矩落荒而逃/乌拉盖戈壁遇匪记/祭敖包风调雨顺/疯狂的骑手是娃子/雨夜与她共品奶子酒/没有告别的恋情/露宿草原/落入窘境/煤车有贼/不要20只骗10块

进入宁夏(39)

一个宁静的仲夏夜/在黄土高原想起了父亲/一直聊到听见他的鼾声/坐狱的感觉/黄河岸,男人的胸脯我的故土/婆姨、水窖、井/拉拉弯老人与窖/坑塄沟洼就是花儿/小姑娘,回家去/送这里来的北京人/固原故事

巴颜喀拉山(52)

殴斗鼻血涂一脸/女人体内有异香/再见爱的温存/美丽的青康路/我们的汽车从他身上驶过/玉树,江河之母/好心人收留我一宿/藏童喜欢我教课/黄河之源扎凌鄂凌/与活佛共眠/悬崖、悬空、悬心、悬命/死神来临向世界忏悔/宁静的朝吾拉山/我与白马的故事/丢脸大草滩/巴颜喀拉山上过中秋/3个道班工人的故事

河西走廊(84)

寻找长城残垣/黑城废墟说/酒
泉不久留/戈壁怪石/驼队中一妇女
认为我是她的仇人/只收5块钱/夜
宿羊圈

新疆之行(93)

成熟的吐鲁番/幽灵唤我进古
墓/博湖,北斗的汤池/天山,俊秀的
巩乃斯/寂静的边城伊宁/照相机被
盗/赛里木、艾比湖、阿拉山/怪石林
里的狼/神秘的女伙伴/祖尔东·沙
比尔/揭掉我虚伪的姑娘/塔克拉玛
干大漠/裸体5天在沙原/刀匪劫相
机/告别柯茨嘎尔老爹/于田,浓郁
风情的老城/曼莱西罕(美人痣)/接
头在扎依提磨房/行头不齐要冻死/
喀什酒友谈香女/她称自己是戈
尔巴乔夫的私生女/新藏路上两棵草/
遗嘱写在昆仑山

世界屋脊(199)

喜玛拉雅升起 UFO/生命属于
青藏高原/阿佳我心中的圣女/没有
食物的 7 天/藏医为我治冻疮/不该
发生的事件/为女人流血/新年初夜
遇英雄/险些丢命川藏线/大渡河畔
仙人掌/垂泪成都城/人性的美

金沙江畔(246)

醉酒柴房羌女误会/羌寨高高
流水长/成都大街吹大牛/乌斯河畔
寻大凉/大凉山 3 月雪/彝族少女嫁
给了我/告别蘑菇岭

玉龙雪,怒江水(269)

人类最后的母系氏族/奔子栏
山上偷吃祭品/世界第二大峡谷/高
黎贡、碧罗雪、石月亮/陪伴月亮的
竹寨/难以忘怀的情愫/佧寨原始林
/沧源崖画石壁曾是一面镜子

苗岭吊脚(293)

徒步苗岭山水中/乌忙党道世
外园/白夜差异苗家女/她想走出大
山/吊脚楼下摇马郎/见义勇为得表
彰/鼓楼寨佬侗家话/江上遇劫匪/
老堡车站欲决斗/碰到好人

瑶山谣,北部湾(314)

公干阿公忆孝通/鼠肉米酒/玻
璃蛇/黄泥鼓/沙坨树/捉蚂拐/歌潭
瑶女浴/搅进贩枪黑帮/狱中女同犯
/天涯地角归途路

引 子

1988 年开始筹
划/幻想的年龄 20
岁/第一篇小说写
内蒙/实际准备/成
吉思汗的告诫/我
的大体路线/出发
日

像抓住我将逝的生命,当我抓住荆棘,那是在通天河畔的悬崖上。

那是 10 年前——一个挺爱幻想的年龄。

我有许多返城的知青大朋友,他们侃呼伦贝尔,侃新疆的戈壁,侃恐怖的古城,侃西双版纳边寨的少数民族风情。

那时,我第一篇发表的小说,就是写内蒙草原知青生

活的,那时的草原是在我梦幻里的,写出的草原也是我想象出来的。

我有了一个渴盼。有了这个渴盼,就感到城市生活的一种腻烦,甜腻腻的还夹着虚伪。

1988年的时候,这种渴盼开始愈来愈清晰了。

我开始筹划。到了1989年初,我的计划形成了文字,路线图也设计好,复印了几十份。准备1989年7月10日开始出发,并计划在沿途10个省的20几个少数民族地区居住一段时间。走完这个路线需要一年的时间。

成吉思汗有告诫:是物少则发性,多则乱性。

我还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准备:把自己家里的全部积蓄取出,又靠朋友的帮助,在北京办了一个存有9000元的中国银行长城信用卡。准备行囊、相机,光药品的重量就有两公斤。

家人的工作挺难做,让我父亲说就是上有老下有小,所以我没有把全部计划告诉他们,而且我心里清楚,这一路上生死难卜。行前我在保险公司做了人身保险。

我的单位及北京作家协会给予了我热情的支持与帮助。

1989年6月18日是我铭心刻骨的日子。那天是个星期天,但火车站整个站台上稀拉拉的只有两三个送行的人,让人感到凄凉,茫然。

我的大体线路是：内蒙——宁夏——甘肃——青海——新疆——西藏——四川——云南——贵州——广西。

路线的地点都是按照地图上找的，尽量走边境，想那样的地方应该有意思。我挺耽心的是走冈底斯山与喜玛拉雅山之间到日喀则的那段路。路险，山高氧少，我想要死我就死在那段路上了。

有人提议，让我搞一把手枪带上或者带一把刀子，这真是不可能的事。

1988年时曾有人要教我几套拳脚，因我这人没长性，一切都落空，连原打算坚持一年的长跑也一天没坚持住。

有句老话说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咱又不会革命，那本钱也就无所谓了。

当我千辛万苦，十死一生，披着长发，肩着干瘪的背囊站在北京火车站的钟楼下，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时，地平线却永远地消逝了。

我用感触的激情，激情的感触，用我浪游的真实痕迹，用忏悔发霉的灵魂之笔，蘸着血肉写下“我”。这被称为“漂泊文学”。

写这段文字时是1992年盛夏，正值一代天骄、元太祖成吉思汗诞辰830周年之际，请允许我在此向他表示敬意。

草原
6月，
嫩绿的
摇篮

相识在草原之路/摔
跤胜负毡房前/转场，草原
上一串白勒勒车/3 骑去
外蒙/放牧情怀绿草间/草
原婚礼/破了蒙人规矩落
荒而逃/乌拉盖戈壁遇匪
记/祭敖包风调雨顺/疯狂
的骑手是娃子/雨夜与她
共品奶子酒/没有告别的
恋情/露宿草原/落入窘境
/煤车有贼/不要 20 只骗
10 块

“除永存的东西以外，在我之前无造物，我和天地同长
久；你们走进来的，把一切的希望抛在后面吧！”——但丁

当我卸下两个大背包，站在大片的绿地里时，就茫然
然了。

锡林郭勒，这么熟悉的名字，这么陌生的草原。

我第一次。

西直门站上的257次开动时，我就向静悄悄告别。

太阳沉没了脸，列车离开了北京。

路线图上很清楚，进赤峰，进草原，——然而草原茫茫，去何方？

也幸运，也巧。

铺对面是位蒙古族人，一位壮汉子，起了一个风暴的名字——希古尔嘎。文革前中央民院的毕业生，现在呼市农委工作，专长查看草场和畜牧情况，终年奔走在草原上。

“去东乌珠穆沁吧！”

他热情地为我介绍，说那里的草场略比呼伦贝尔差，却风情淳朴。并给那里他的一位大学同学写了信。

经过赤峰至林西，经西乌珠穆沁旗，经乌拉盖尔戈壁，几天后，我到了东乌珠穆沁旗。

从赤峰出来一两个小时，柏油路就有一段段被流沙埋没了。

假如说从赤峰到林西是柏油路，从林西到西乌是沙石路，那么从西乌到东乌就是自然路了，其实车是在草原一条干涸的河道里行驶。在这之前的草场很糟，但临近东乌旗就好多了，又绿又高，还点缀一些白、黄色的花朵。

可以说，这个旗是京城正北面离中蒙边境最近的县城。

在此地，我感到比较北京要冷下几度。

破旧的汽车载着一群无精打采的生灵，一厢热乎乎的酸臭气，颠簸在草原，像绿海中一片枯叶。

我的邻座是一个蒙古族姑娘，她瞌睡地把头倒在我的肩上，我没敢动，半个来小时后，我坚持不住，推醒她，她说头晕，我拿出了薄荷油给她。她似乎很感动，写了一张纸条给我：你喜欢内蒙古的什么？我说喜欢草原，喜欢纯情。后来聊了很多，聊得挺投机。她笑了，笑得甜甜的。到了西乌我转车，她继续走，她起身向我招手，我很为这种真情感动，但愿今后漫长的路上，这种真情还会碰到许许多多，而今天的她也不过是个路人吧。

谁能想到两个月以后为她又出了一些故事。

几经周折，终于找到了希古尔嘎介绍的同学，然而在他家的小院里我兴致勃勃地介绍了自己之后，乌恩奇却冷淡得让我说不出话来。

“明天去找宣传部吧！”他说。

我住在了他家隔壁的小旅馆里。

夜里有人来查夜了，带走了几个人，单单没有查我住的房。听到有人问：“有新来的吗？”

“有！乌恩奇家的妾。”

“哪的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东乌旗是一个典型的内蒙古牧区县，人口3万多，占

地4万多平方公里。乌珠穆沁意为美丽的地方，其中也有葡萄产地的意思，但现在这里连葡萄的影子也没有。

县里的小楼修造得挺漂亮，据说主要的建造经费是前年大批围猎从蒙古逃徙来的黄羊换来的。现在的这片草原上，要想见一只黄羊，几乎像想见到一头长颈鹿或大象那样难。

县城十字路口上，邮电局、银行、百货商场，布局与河北平原上的县城一模一样。

我想到一个草场上的牧民家里去住一个月。

想象与现实差距太大。

老乌把我推给了旗党委办公室。

找到宣传部殷兰花部长（北京知青），她几乎没说第二句话，就把我晾在一边，自己干自己的事去了。

实际上这里对北京人是很有感情的，在草原上常碰到牧民向我打听某某知青返城后的情况。有本通讯录，上面有3000多不同面孔的知识青年。他们给这块绿地上增加了负担，但也给这片草原带来了生气。

这里有煤矿，有造纸厂，乌拉盖有大片的芦苇，还有钨矿。它的品位是长江以北地区最高的。

外国的同类喜欢这片草场，日本人称之为神秘的草原，后来我在草原里住了一个月后，觉得应该称为神奇的草原。

昨晚,对屋一个河南汉子在唱小调:正月里王二姐在村头碰上漂亮郎——,四月里王二姐在床上睡不着——,王二姐啊!你不知道我来到了绿色草场。

同屋的一个牧民就着一壶白开水在一块又一块地吃手抓肉。

来时在茫茫的草原上,一条土路伸向远方。车上的人一阵骚动,原来路边有一人躺着,脚下放一小布包。车上的人说是具死尸。

“茫茫大草原,路途多遥远,有位马车夫,僵死在路边。”

我哼着这首 60 年代学会的老调子,心里有些沉重。

公共汽车停在苏木供销社门口,此时是苏木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,但很快乘客们就骑上自己的马消逝在草原深处了。

假如说这叫村子的话,这村子的道边、村边,甚至离村子 100 多米的草原上都堆着许多牛粪,深褐色,留着烧火取暖做饭。没有恶味,极易烧着,火势也好。

前天,也就是 6 月 23 日傍晚,这里的草原上刮起了一阵大风,有一个蒙古包被掀,摇摇欲飞,好在当时包内有 5 个蒙族汉子。问 60 多岁的老人说没见过。

草原上的 6 月风虽然强劲,但无尘土。

我坐着拖拉机颠颠地进入了草原，坐我对面的是一个30来岁的蒙古族妇女，强壮、高大、丰满，雪白的头帕托出一张圆圆的紫红的脸。她看着我，一种温和的陌生眼神，这眼神一直善意地盯着我。有时颠得厉害，她就扶我一把——圆圆的饱满的手。后来我知道她是我房东的姐姐。到了，我要在这里住上一个月。

这里有两个包，一个是孟克陶陶和她母亲的，一个是孟克姐姐家的。

拖拉机驶进草场时，几只高大的牧羊犬欢叫着迎了上来。

两家人有10几口子，加上随车骑马来的七八个牧民，蒙古包前好热闹。

大家围着我东一句西一句的在毡包前闲扯，苏木里的宣传委员乌兰做我的翻译。

不知是谁说，要我和他摔跤。乌兰的兴致来了，我看着他们吃肉长起的身材心里发怵说：“我不会你们的摔跤，只会一点儿中国式摔跤。”

乌兰翻译后说：“没的关系。”

看着他们的牛皮马靴，我让乌兰先和我摔。他包里掖着一双布鞋。

就这样开战了。蒙古包前，20几人围出一块绿绿的草地。

蒙式摔跤：从最高级别——达日罕（圣），阿布日格（蟒）到盟旗级——阿日斯郎（狮），扎恩（象），布日古德（雕），哈日查格（鹰），那钦双和尔（鹞子），都是有讲的。乡村两级冠军只叫图如布和（头名摔跤手），不算级号和称号。

获达日罕布和称号以后就退休，不再参加比赛，而让他坐主席台正中，给获胜者赏糖果，介绍参赛者的简历及他们的成绩称号。

跤手脖子上戴一个圆环，蒙语：“将阿”，每参赛一次在“将阿”上拴一个布条，布条五颜六色，十分好看。布条多表明参赛多，资历当然也就不浅了。另外，布条还象征雄狮的颈鬃毛。跤手上身穿镶牛皮钉、银钉子的摔跤服，下身穿套裤，足蹬高筒马靴。

达日罕介绍完，跤手抬双臂，抬高双腿，跳跃入场，此为凶狮步。获胜者抬高双臂上下摆动，这叫雄鹰展翅飞翔。

有称号的摔跤手，按蒙古族的习惯，可参加各种会议、宴会，坐首席，以贵宾待遇。犯了罪也不取消其称号，保留荣誉。

这是翻译介绍的，我知道得很少。

我知道他们的体力好，耗不过，便以速取胜，先用左脚踢弹乌兰的右脚，他一失去平衡我就一个大钩子钩起左

脚，把他重重摔在地上。他的鞋也开绽了。这在中国式摔跤中叫“弹踢”。

众人向我吆喝、鼓掌，我说是乌兰让着我的，本想给他个台阶，他却怒气冲冲地说：“狗屎让你，再来！”

乌兰不服气，但孟克已经穿着大马靴蹦跳着凶狮步到了场内，看着他胳膊上隆起的肌肉，我清楚不能让他抓住我。乌兰告诉过我，孟克是图如布和，也就是这一带最棒的摔跤手。但我因为胜过，信心倍增，他虽强壮，却比我矮，再凭我一些摔跤经验，胜他也是可能的。乌兰那句“狗屎让你”，恨得我想把面前所有跤手都摔倒。

孟克已跳到我面前，他一鞠躬，我赶紧后闪几步。

我转着圈子，躲着他粗壮的手，猛然我在他眼前虚晃一下，弯下腰一把抄起孟克的大腿，他似乎一点防备都没有，我顺力一顶，他就四脚朝天倒在草地上。

牧民们急了，叫喊着，有人抽出了蒙刀，乌兰也愤愤地指责我：摔跤不许抄下路！

看来我破坏了人家的规矩。我急忙解释说：不算，再来。我们中国式摔跤是可以抄腿的。

孟克火火地跳过来，抓住我又摔。

跟穿马靴的人摔跤可真不是事，脚踝、腿骨被踢得生疼，我也挣不开孟克的手，后来我被抡在草地上，青草让我身子滑倒一片，一股浓浓的青草味。

当然我得赶紧爬起来,和他们一起欢呼。

我喘息未定,有人又给我牵来一匹3岁黄骠马,这马好精神,黄黄的鬃毛上亮着中午的阳光。我好像有些晕旋,紧拽缰绳,没沾上马镫子它就转,几个筋斗摔过,乌兰劝我别骑,我却发狠地不耐烦起来,丢了谨慎蹿了上去,这样反倒骑住了。

两三岁的马子,正是性子不拘的年龄,它不像一般的老马,走就走,跑就跑,再加上认生,这黄骠马还没等我坐稳,右脚镫子还没找到,它就一跃,在草原上奔跑起来。

骑马不像你在游乐场坐“过山龙”会显得被动,当马儿被你驾驭,惊慌已经过去,奔驰在草原上时,你会感到此时的蓝天,此时的草原都被你驾驭着。

不顾一切的奔驰——

终于,马儿在奔上一个山岗时放慢了速度,我收紧缰绳,调转马头,碧绿宽阔的塔拉里,10几个牧民骑着马向我奔来。

我用后脚跟儿一磕马肚子,那黄骠马又向原路奔去,迎着奔驰而来的牧民,迎着牧民的欢呼,迎着豪爽、热烈。

草原,10几年前我曾在小说中描摹的梦一般的草原哟!

那时我几乎弄不清内蒙古草原是在北京的西边,还是在北边。